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御選唐宋詩醇卷十

詳校官侍講_臣王燕緒

主事銜_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_臣倉聖脉

校對官編修_臣吳舒帷

謄錄監生_臣薩龍光

欽定四庫全書

御選唐宋詩醇卷十

襄陽杜甫詩二

目錄

喜晴

述懷一首

送樊二十三侍御赴漢中判官

送從弟亞赴安西判官

彭衙行

北征

得舍弟消息

玉華宮

九成宮

羌村

洗兵馬

留花門

李郭縣丈人胡馬行

義鵲

畫鵲行

瘦馬行

新安吏

潼關吏

石壕吏

新婚別

垂老別

無家別

遣興三首

幽人

佳人

赤谷西崦人家

西枝村尋置草堂地夜宿贊公土室

夢李白二首

遣興

遣興

前出塞九首

後出塞五首

萬丈潭

兩當縣吳十侍御江上宅

發秦州

鐵堂峽

鹽井

寒硤

法鏡寺

青陽峽

龍門鎮

石龕

欽定四庫全書

御選唐宋詩醇卷十

襄陽杜甫詩二

喜晴

皇天久不雨既雨晴亦佳出郭眺西郊肅肅春增華青
焚陵陂麥窈窕桃李花春夏各有實我飢豈無涯干戈
雖橫放慘澹鬪龍蛇甘澤不猶愈且耕今未賒丈夫則
帶甲婦女終在家力難及黍稷得種菜與麻千載商山

芝往者東門爪其人骨已朽此道誰疵瑕英賢遇軼軻
遠引蟠泥沙顧慙昧所適回首白日斜漢陰有鹿門滄
海有靈查焉能學衆口吐吐空咨嗟

既雨晴亦佳與雨過蘇端詩久旱雲亦好皆自胸臆中
流出氣息亦近陶令

述懷一首

去年潼關破妻子隔絕久今夏草木長脫身得西走麻
鞋見天子衣袖露兩肘朝廷慙生還親故傷老醜涕淚

授拾遺流離主恩厚柴門雖得去未忍即開口寄書問
三川不知家在否比聞同罹禍殺戮到雞狗山中漏茅
屋誰復依戶牖摧頽蒼松根地冷骨未朽幾人全性命
盡室豈相偶欽岑猛虎場鬱結回我首自寄一封書今
已十月後反畏消息來寸心亦何有漢運初中興生平
老耽酒沉思歡會處恐作窮獨叟

申涵光曰無一語空閒只平平說去有聲有淚真三
百篇嫡派

李因篤曰北征如萬山之松中蔚煙霞此詩如數尺之竹勢參霄漢

唐書本傳天子入蜀甫避走三川肅宗立自鄜州羸服欲奔行在為賊所得至德二載亡走鳳翔謁上拜左拾遺時所在寇奪甫家寓鄜彌年艱窶孺弱至餓死因許甫自往省視從還京師

送樊二十三侍御赴漢中判官

威弧不能弦自爾無寧歲川谷血橫流豺狼沸相噬天

子從北來長驅振凋敝頓兵岐梁下却跨沙漠裔二京
陷未收四極我得制蕭索漢水清緬通淮湖稅使者紛
星散王綱尚旒紘南伯從事賢君行立談際坐知七曜
歷手畫三軍勢冰雪淨聰明雷霆走精銳幕府輟諫官
朝廷無此例至尊方旰食仗爾布嘉惠補闕暮徵入柱
史晨征憇正當艱難時實藉長久計回風吹獨樹白日
照執袂慟哭蒼煙根山門萬重閉居人莽牢落遊子方
迢遞衰回悲生離局促老一世陶唐歌遺民後漢更列

帝恨無匡復資聊欲從此逝

送從弟亞赴安西判官

南風作秋聲殺氣薄炎熾盛夏鷹隼擊時危異人至今
第草中來蒼然請論事詔書引上殿奮舌動天意兵法
五十家爾腹為篋筭應對如轉丸疏通略文字經綸皆
新語足以正神器宗廟尚為灰君臣俱下淚崆峒地無
軸青海天軒輊西極最瘡痍連山暗烽燧帝曰大布衣
藉卿佐元帥坐看清流沙所以子奉使歸當再前席適

遠非歷試須存武威郡為畫長久利孤峯石戴驛快馬
金纏轡黃羊飫不羶蘆酒多還醉踴躍常人情慘澹苦
士志安邊敵何有反正計始遂吾聞駕鼓車不合用騏
驎龍吟回其頭夾輔待所致

二詩一時所作匡濟深衷寓於翰墨激切沉摯他人無
此格力

彭衙行

憶昔避賊初北走經險艱夜深彭衙道月照白水山盡

室久徒步逢人多厚顏參差谷鳥吟不見遊子還癡女
飢馱我啼畏虎狼聞懷中掩其口反側聲愈嗔小兒強
解事故索苦李餐一旬半雷雨泥濘相牽攀既無禦雨
備徑滑衣又寒有時經契濶竟日數里間野果充餓糧
卑枝成屋椽早行石上水暮宿天邊煙少留周家窪欲
出蘆子關故人有孫宰高義薄曾雲延客已曛黑張燈
啟重門煖湯濯我足翦紙招我魂從此出妻孥相視涕
闌干衆雛爛漫睡喚起霑盤飧誓將與夫子永結為弟

昆遂空所坐堂安居奉我歡誰肯艱難際豁達露心肝
別來歲月周胡羯仍構患何當有翅翎飛去墮爾前
通篇追叙瑣屑盡致神似漢魏

北征

皇帝二載秋閏八月初吉杜子將北征蒼茫問家室維
時遭艱虞朝野少暇日顧慙恩私被詔許歸蓬華拜辭
詣闕下怵惕久未出雖乏諫諍姿恐君有遺失君誠中
興主經緯固密勿東胡反未已臣甫憤所切揮涕戀行

在道途猶恍惚乾坤含瘡痍憂虞何時畢靡靡踰阡陌
人煙眇蕭瑟所過多被傷呻吟更流血回首鳳翔縣旌
旗晚明滅前登寒山重屢得飲馬窟邠郊入地底涇水
中蕩瀟猛虎立我前蒼崖吼時裂菊垂今秋花石戴古
車轍青雲動高興幽事亦可悅山果多瑣細羅生雜橡
栗或紅如丹砂或黑如點漆雨露之所濡甘苦齊結實
緬思桃源內益歎身世拙坡陀望鄜時巖谷互出沒我
行已水濱我僕猶木末鷗鳥鳴黃桑野鼠拱亂穴夜深

經戰場寒月照白骨潼關百萬師往者散何卒遂令半
秦民殘害為異物況我墮胡塵及歸盡華髮經年至茅
屋妻子衣百結慟哭松聲回悲泉共幽咽平生所嬌兒
顏色白勝雪見耶背面啼垢膩脚不韞牀前兩小女補
綻才過鄰海圖圻波濤舊繡移曲折天吳及紫鳳顛倒
在短褐老夫情懷惡嘔泄卧數日那無囊中帛救汝寒
凜慄粉黛亦解苞衾裯稍羅列瘦妻面復光癡女頭自
櫛學母無不為曉妝隨手抹移時施朱鉛狼藉畫眉濶

生還對童穉似欲忘飢渴問事競挽鬚誰能即嗔唱翻
思在賊愁甘受雜亂聒新歸且慰意生理焉能說至尊
尚蒙塵幾日休練卒仰觀天色改坐覺祆氣豁陰風西
北來慘澹隨回鶻其王願助順其俗善馳突送兵五千
人驅馬一萬匹此輩少為貴四方服勇決所用皆鷹騰
破敵過箭疾聖心頗虛佇時議氣欲奪伊洛指掌收西
京不足拔官軍請深入蓄銳伺俱發此舉開青徐旋瞻
略恒碣昊天積霜露正氣有肅殺禍轉亡胡歲勢成擒

胡月胡命其能久皇綱未宜絕憶昨狼狽初事與古先
別姦臣竟菹醢同惡隨蕩析不聞夏殷衰中自誅褒妲
周漢獲再興宣光果明哲桓桓陳將軍仗鉞奮忠烈微
爾人盡非于今國猶活淒涼大同殿寂寞白獸闥都人
望翠華佳氣向金闕園陵固有神掃灑數不缺煌煌太
宗業樹立甚宏達

以排天幹地之力行屬詞比事之法具備萬物橫絕太
空前無古人後無來者自有五言不得不由此為大文

字也問家室者事之主憤艱虞者意之主以皇帝起太宗結戀行在望匡復言有倫脊忠愛見矣道途感觸抵家悲喜瑣瑣細細靡不具陳極窮苦之情絕不衰餒嚴羽謂李杜之詩如金鷄擘海香象渡河下視郊島輩有類蟲吟草間者豈不然哉憶昨一段立言有體若元禮雖有活國之功終傷人臣之義甫但稱其忠烈而行誅之權歸諸明皇尤為得體中唐以下惟李商隱西郊等作有此風力特知之者少耳

蘇軾曰北征詩識君臣大體忠義之氣與秋色爭高可貴也

范溫曰孫莘老嘗謂老杜北征詩勝退之南山詩王平甫以為南山勝北征終不能相服時山谷尚少乃曰若論工巧則北征不及南山若書一代之事與國風雅頌相為表裏則北征不可無而南山雖不作未害也二公之論遂定

王嗣奭曰南山北征體不相蒙南山琢鏤湊砌詰屈

奇怪創體傑出不可無一不可有二北征固是雅調
古來詞人多用之如韓之赴江陵寄三學士等作庶
可與之雁行也

李因篤曰其才則海涵地負其力則排山倒岳有極
尊嚴處有極瑣細處繁則如千門萬戶之象簡則有
急弦促柱之悲元河南謂其具一代興亡與風雅頌
相表裏可謂知言

得舍弟消息

風吹紫荆樹色與春庭暮花落辭故枝風回返無處骨肉恩書重漂泊難相遇猶有淚成河經天復東注

劉會孟曰苦心怨調使人淒然

玉華宮

溪回松風長蒼鼠竄古瓦不知何王殿遺構絕壁下陰房鬼火青壞道哀湍瀉萬籟真笙竽秋色正蕭灑美人為黃土況乃粉黛假當時侍金輿故物獨石馬憂來藉草坐浩歌淚盈把冉冉征途間誰是長年者

吳昌祺曰即古詩所遇無故物之意

洪邁曰張文潜在宛丘何大圭往謁之見其吟哦老
杜玉華宮詩不絕口大圭請其故曰此章乃風雅鼓
吹未易為子言大圭曰先生所賦何必減此曰平生
極力摹寫僅有一篇稍似之然未可同日語遂誦其
離黃州詩曰扁舟發孤城揮手謝送者山回地勢卷
天豁江面寫中流望赤壁石脚挿水下昏昏烟霧嶺
歷歷漁樵舍居夷實三載隣里通假借別之豈無情

老淚為一灑篙工起鳴舷輕櫓健于馬聊為過江宿
寂寂樊山夜此其音響節奏固似之矣

九成宮

蒼山入百里崖斷如杵臼曾宮憑風回茂業土囊口立
神扶棟梁鑿翠開戶牖其陽產靈芝其陰宿牛斗紛披
長松倒揭嶭怪石走哀猿啼一聲客淚迸林藪荒哉隋
家帝製此今頽朽向使國不亡焉為巨唐有雖無新增
修尚置官居守巡非瑤水遠迹是雕牆後我行屬時危

仰望嗟歎久天王守太白駐馬更搔首

李因篤曰興亡在目託諷獨深

浦起龍曰九成玉華用意各別一為隋代所建故明誌來歷有借秦為喻之意一為國初所作故不忍斥言有黍離行邁之思

羌村

崢嶸赤雲西日脚下平地柴門烏雀噪歸客千里至妻孥怪我在驚定還拭淚世亂遭飄蕩生還偶然遂鄰人

滿牆頭感歎亦歔歔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

真語流露不假雕飾而情文並至

王慎中曰詩凡三首第一首尤絕一字一句鏤出肺腸而婉轉周至躍然目前又若尋常人所欲道者真國風之義

仇兆鰲曰司空曙詩乍見翻疑夢相悲各問年是用杜句陳後山詩可知不是夢忽忽心未穩是翻杜語洗兵馬

中興諸將收山東捷書日報清晝同河廣傳聞一輩過
胡危命在破竹中祇殘鄴城不日得獨任朔方無限功
京師皆騎汗血馬回紇餵肉葡萄宮已喜皇威清海岱
常思仙仗過崆峒三年笛裏關山月萬國兵前草木風
成王功大心轉小郭相謀深古來少司徒清鑒懸明鏡
尚書氣與秋天杳二三豪俊為時出整頓乾坤濟時了
東走無復憶鱸魚南飛覺有安巢鳥青春復隨冠冕入
紫禁正耐煙花繞鶴禁通宵鳳輦備雞鳴問寢龍樓曉

攀龍附鳳勢莫當天
下盡化為侯王汝等
豈知蒙帝力
時來不得誇身強
關中既留蕭丞相
幕下復用張子房
張公一生江海客
身長九尺鬚眉蒼
微起適遇風雲會
扶顛始知籌策良
青袍白馬更何有
後漢今周喜再昌
寸地尺天皆入貢
竒祥瑞爭來送
不知何國致白環
復道諸山得銀甕
隱士休歌紫芝曲
詞人解撰河清頌
田家望望惜雨乾
布穀處處催春種
淇上健兒歸莫嬾
城南思婦愁多夢
安得壯士挽天河
淨洗甲兵長不用

平仄相間對偶整齊王李高岑上及唐初聲調如是乃杜集七古之整麗可法者至於此詩之作自是河北屢捷賊勢大蹙特為工麗之章用志欣幸中間略有寄意全無譏諷而論者以為直刺肅宗步步大致殊傷子美之志昔人謂甫詩一飯不忘君遂穿鑿附會欲令篇無虛設可謂不善說詩

唐汝詢曰有典有則雄渾濶大足為唐雅

朱鶴齡曰中興大業全在將相得人前曰獨任朔方

無限功中曰幕下復用張子房此是一詩眼目使當時能專任子儀終用張鎬則洗兵不用旦夕可期矣若玄肅父子之間公爾時不應遽加譏切也

浦起龍曰此篇是初唐四家體貌同而骨自異今人好以亂頭粗服優孟少陵而於四家之清詞麗句妄加嗤點不知少陵固嘗為之曾不貶損其氣格也

留花門

花門天驕子飽肉氣勇決高秋馬肥健挾矢射漢月自

古以為患詩人厭薄伐修德使其來羈縻固不絕胡為
傾國至出入暗金闕中原有驅除隱忍用此物公主歌
黃鵠君王指白日連雲屯左輔百里見積雪長戟烏休
飛哀笳曙幽咽田家最恐懼麥倒桑枝折沙苑臨清渭
泉香草豐潔渡河不用船千騎常撒烈胡塵踰太行雜
種抵京室花門既須留原野轉蕭瑟

張潛曰經國之計憂深慮遠豈尋常韻體

李鄴縣丈人胡馬行

丈人駿馬名胡騮前年避胡過金牛回鞭却走見天子
朝飲漢水暮靈州自矜胡騮奇絕代乘出千人萬人愛
一聞說盡急難材轉益愁向駕駘輩頭上銳耳批秋竹
脚下高蹄削寒玉始知神龍別有種不比俗馬空多肉
洛陽大道時再清累日喜得俱東行鳳臆龍鬣未易識
側身注目長風生

義鵲

陰崖有蒼鷹養子黑柏顛白蛇登其巢吞噬恣朝餐雄

飛遠求食雌者鳴辛酸力強不可制黃口無半存其父
從西歸翻身入長煙斯須領健鶻痛憤寄所宣斗上捩
孤影噉哮來九天修鱗脫遠枝巨額折老拳高空得躡
蹬短草辭蜿蜒折尾能一掉飽腸皆已穿生雖滅衆雛
死亦垂千年物情有報復快意貴目前茲實鷲鳥最急
難心炯然功成失所往用舍何其賢近經滴水涓此事
樵夫傳飄蕭覺素髮凜欲衝儒冠人生許與分只在顧
盼間聊為義鶻行用激壯士肝

評此詩者以史記戰鉅鹿刺秦王擬之筆墨真覺相似
至云功成失所往用舍何其賢直目此鶻為魯仲廉輩
人矣或欲刪此下數句尤有餘味

王嗣爽曰借端發議時露作者品格性情

畫鶻行

高堂見生鶻颯爽動秋骨初驚無拘攣何得立突兀乃
知畫師妙功刮造化窟寫作神俊姿充君眼中物烏鵲
滿樛枝軒然恐其出側腦看青霄寧為衆禽沒長翮如

刀劍人寰可超越乾坤空崢嶸粉墨且蕭瑟緬思雲沙際自有煙霧質吾今意何傷顧步獨紆鬱

刻意寫生筆力起伏頓挫譬之書家幾於入木三分

瘦馬行

東郊瘦馬使我傷骨骼硤兀如堵牆絆之欲動轉歆側
此豈有意仍騰驤細看六印帶官字衆道三軍遺路旁
皮乾剝落雜泥滓毛暗蕭條連雪霜去歲奔波逐餘寇
騂駟不慣不得將士卒多騎內廐馬惆悵恐是病乘黃

當時歷塊誤一蹙委棄非汝能周防見人慘澹若哀訴
失主錯莫無晶光天寒遠放雁為伴日暮不收烏啄瘡
誰家且養願終惠更試明年春草長
藹然仁者之言正不必有寄託

新安吏

客行新安道喧呼聞點兵借問新安吏縣小更無丁府
帖昨夜下次選中男行中男絕短小何以守王城肥男
有母送瘦男獨伶俜白水暮東流青山猶哭聲莫自使

眼枯收汝淚縱橫眼枯即見骨天地終無情我軍取相
州日夕望其平豈意賊難料歸軍星散營就糧近故壘
練卒依舊京掘壕不到水牧馬役亦輕況乃王師順撫
養甚分明送行勿泣血僕射如父兄

張紘曰此等詩不專是刺蓋兵者凶器聖人不得已
而用之故可已而不已者則刺之不得已而用者則
慰之哀之若兵車行前後出塞之類皆刺也若新安
吏之類則慰也石壕吏之類則哀也然天子有道守

在四夷則所以慰哀之者是亦刺也

朱鶴齡曰此下六詩乃乾元二年自東都回華州時
經歷道途有感而作

通鑑乾元二年九節度之師潰於相州郭子儀以朔
方軍斷河陽橋保東京築南北兩城守之

潼關吏

士卒何草草築城潼關道大城鐵不如小城萬丈餘借
問潼關吏修關還備胡要我下馬行為我指山隅連雲

列戰格飛鳥不能踰胡來但自守豈復憂西都丈人視
要處窄狹容單車艱難奮長戟萬古用一夫哀哉桃林
戰百萬化為魚請囑防關將慎勿學哥舒

以叙述為議論漢魏每有此格連雲句以下皆吏答詞
以末為答吏者非也

石壕吏

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踰牆走老婦出門看吏
呼一何怒婦啼一何苦聽婦前致詞三男鄴城戍一男

附書至二男新戰生存者且偷生死者長已矣室中更
無人惟有乳下孫有孫母未去出入無完帑老嫗力雖
衰請從吏夜歸急應河陽役猶得備晨炊夜久語聲絕
如聞泣幽咽天明登前途獨與老翁別

李因篤曰響悲意苦最近漢魏

新婚別

兔絲附蓬麻引蔓故不長嫁女與征夫不如棄路旁結
髮為妻子席不煖君牀暮婚晨告別無乃太匆忙君行

雖不遠守邊赴河陽妾身未分明何以拜姑嫜父母養
我時日夜令我藏生女有所歸雞狗亦得將君今往死
地沈痛迫中腸誓欲隨君去形勢反蒼黃勿為新婚念
努力事戎行婦人在軍中兵氣恐不揚自嗟貧家女久
致羅襦裳羅襦不復施對君洗紅妝仰視百鳥飛大小
必雙翔人事多錯迂與君永相望

讀東山之四章曰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曲盡人情如
此此王者之以人道使人也暮婚晨別民之不幸非上

之過耶然而發乎情止乎禮義甫之立言與風雅何以異哉

真德秀曰先王之政新有婚期不役政此詩所怨盡其常分而能不忘禮義

羅大經曰國風豈無膏沐誰適為容蓋古之婦人夫不在家則不為容飾此遠嫌防微之意也杜詩云羅襦不復施對君洗紅妝尤可悲矣國風之後唯杜陵不可及者此類是也

朱鶴齡曰陳琳飲馬長城窟行設為問答此三吏三別諸篇所自來也而新婚一章叙室家離別之情及夫婦始終之分全祖樂府遺意沉痛更為過之

垂老別

四郊未寧靜垂老不得安子孫陣亡盡焉用身獨完投杖出門去同行為辛酸幸有牙齒存所悲骨髓乾男兒既介冑長揖別上官老妻卧路啼歲暮衣裳單孰知是死別且復傷其寒此去必不歸還聞勸加餐土門壁甚

堅杏園度亦難勢異鄴城下縱死時猶寬人生有離合
豈擇衰盛端憶昔少壯日逢回竟長歎萬國盡征戍烽
火被岡巒積屍草木腥流血川原丹何鄉為樂土安敢
尚盤桓棄絕蓬室居塌然摧肺肝

王粲七哀實此詩之權輿古詩十五從軍征一首則無
家別所自出也

胡夏客曰新安石壕新婚垂老諸詩述軍興之調發
寫民情之怨哀詳矣然作者之意又不止此國家不

幸多事猶幸有繕兵中興之主上能用其民下能應其命至殺身棄家不顧以成一時恢復之功故媿媿言之義合風雅不為誹謗耳

無家別

寂寞天寶後園廬但蒿藜我里百餘家世亂各東西存者無消息死者為塵泥賤子因陣敗歸來尋舊蹊久行見空巷日瘦氣慘悽但對孤與狸豎毛怒我啼四鄰何所有一二老寡妻宿鳥戀本枝安辭且窮棲方春獨荷

鋤日暮還灌畦縣吏知我至召令習鼓鞀雖從本州役
內顧無所攜近行止一身遠去終轉迷家鄉既盪盡遠
近理亦齊永痛長病母五年委溝谿生我不得力終身
兩酸嘶人生無家別何以為烝黎

漢魏樂府因事立言言與事比有風詩遺意後人轉相
仿效丈勝而情隱矣甫以馳騁今古之才奮乎前人窠
臼之外隨所感觸作為詩歌新安吏諸篇上繼風雅陟
岵鵠羽之怨莒華草黃之哀殆不是過非漢魏所得有

也記曰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曰音之起由人心而生自然以發音之至也安史之亂唐之不亡幸耳相州一潰河陽危迫驅民從役勢不得已然其困亦極矣甫於行役所經傷心慘目上憫國難下痛民窮加以所遇不偶懷抱抑鬱程形賦音幾於一字一淚覺千古不可磨滅使孔子刪詩當在變雅之列豈復區區字句之間聲調之末與他人較工拙哉

范溫曰建安詩辯而不華質而不俚風調高雅格力

適壯得風雅騷人之氣骨最為近古者也唐諸詩人
高者學陶謝下者學徐庾惟老杜太白退之皆學建
安晚乃各自變成一家如老杜崆峒小麥熟人生不
相見新安石壕潼關吏新婚垂老無家別夏日夏夜
嘆皆全體作建安語今集第一第二卷中頗多退之
亦多此體但頗自加新奇太白多建安句法而罕全
篇多雜以鮑明遠體前輩皆留意于此近來學者遂
不講爾

王嗣稟曰目擊成詩遂下千年之淚一一刻畫宛至
同工異曲隨物賦形真造化手也

遣興三首

下馬古戰場四顧但茫然風悲浮雲去黃葉墜我前朽
骨穴螻蟻又為蔓草纏故老行歎息今人尚開邊漢虜

互勝負封疆不常全安得廉恥將三軍同晏眠

廉恥一作廉頗

高秋登塞山南望馬邑州降虜東擊胡壯健盡不留穹
廬莽牢落上有行雲愁老弱哭道路願聞甲兵休鄴中

事反覆死人積如丘諸將已茅土載驅誰與謀

豐年孰云遲甘澤不在早耕田秋雨足禾黍已映道春
苗九月交顏色同日老勸汝衡門士勿悲尚枯槁時來
展材力先後無醜好但訝鹿皮翁忘機對芳草

適丈壯節抑揚哀怨遠之源於小雅近亦比肩子建抗
行嗣宗豐年一篇比興微婉足以息競躁而慰晚達士
大夫不可不知此意

申涵光曰杜云諸將已茅土載驅誰與謀高適亦云豈

無安邊策諸將已承恩皆言恩寵太過將驕不可用也
黃希曰諸將不指李郭如封朔方大將軍孫守亮等
九人為異姓王李商臣等十三人為同姓王是也

幽人

孤雲亦羣遊神物有所歸麟鳳在赤霄何當一來儀往
與惠荀輩中年滄州期天高無消息棄我忽若遺內懼
非道流幽人見瑕疵洪濤隱語笑鼓枻蓬萊池崔嵬扶
桑日照耀珊瑚枝風帆倚翠蓋暮把東皇衣咽漱元和

津所思煙霞微知名未足稱
苟促商山芝五湖復浩蕩
歲暮有餘悲

憶舊懷人之作一起高古極似郭景純游仙格力論者
遂以為游仙之詞真皮相也或以為寓意闕庭戀戀君
父又以幽人采芝為指李泌云者亦太穿鑿詩自分明
未實自謂行所無事以解之斯得其指

佳人

絕代有佳人幽居在空谷自云良家子零落依草木關

中昔喪敗兄弟遭殺戮官高何足論不得收骨肉世情
惡衰歇萬事隨轉燭夫婿輕薄兒新人已如玉合昏尚
知時鴛鴦不獨宿但見新人笑那聞舊人哭在山泉水
清出山泉水濁侍婢賣珠回牽蘿補茅屋摘花不插髮
采栢動盈朶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

劉會孟曰字字矜到

仇兆鰲曰天寶亂後當是實有是人故形容曲至舊
謂托詞而作恐非是楊億詩獨自憑闌千衣襟生暮

寒本此末句而低昂自見彼何以不服杜耶

浦起龍曰在山二句可謂貞士之心化人之舌建安而下無此語也只以寫景作結脫盡色相

赤谷西崦人家

躋險不自喧出郊已清目溪回日氣暖徑轉山田熟鳥
雀依茅茨藩籬帶松菊如行武陵暮欲問桃花宿

西枝村尋置草堂地夜宿贊公土室

天寒鳥已歸月出人更靜土室延白光松門耿踈影躋

攀倦日短語樂寄夜永明燃林中新暗汲石底井大師
京國舊德業天機秉從來支許遊興趣江湖迴數竒謫
關塞道廣存箕頰何知戎馬間復接塵事屏幽尋豈一
路遠色有諸嶺晨光稍矇矓更越西南頂

起語亦陶謝之遺

夢李白二首

死別已吞聲生別常惻惻江南瘴癘地逐客無消息故
人入我夢明我常相憶恐非平生魂路遠不可測魂來

楓葉青魂返關塞黑君今在羅網何以有羽翼落月滿
屋梁猶疑照顏色水深波浪濶無使蛟龍得

浮雲終日行遊子久不至三夜頻夢君情親見君意告
歸常局促苦道來不易江湖多風波舟楫恐失墜出門
搔白首若負平生志冠蓋滿京華斯人獨顛顚孰云網
恢恢將老身反累千秋萬歲名寂寞身後事

沈痛之音發於至情情之至者文亦至友誼如此當與
出師陳情二表並讀非僅招魂大招之遺韻也落月屋

梁千秋絕調楊慎以夢中魂魄猶言是覺後精神尚未
回二語比之未為知言

仇兆鰲曰千古交情此為獨至首篇云逐客無消息
故有路遠之憂水深之慮次篇云情親見君意故寫
局促之情憔悴之態皆章法照應也

何焯曰此詩之作當在太白繫獄時

遣興

蟄龍三冬卧老鶴萬里心昔時賢俊人未遇猶視今嵇

康不得死孔明有知音又如壠底松用舍在所尋大哉
霜雪幹歲久為枯林

昔者龐德公未曾入州府襄陽耆舊間處士節獨苦豈
無濟時策終竟畏羅罟林茂烏有歸水深魚知聚舉家
依鹿門劉表焉得取

用世之志保身之哲具見於此此所謂以意為主以文
傳意者林茂二句雖用龐公語然其指自是孟子民之
歸仁士願立朝之義而用筆跌宕彌覺深遠

浦起龍曰嗣宗咏懷太冲咏史延年五君咏公蓋兼而用之

遣興

朔風飄胡雁慘澹帶砂礫長林何蕭蕭秋草萋更碧北里富薰天高樓夜吹笛馬知南鄰客九月猶締綌

漆有用而割膏以明自煎蘭摧白露下桂折秋風前府中羅舊尹沙道尚依然赫赫蕭京兆今為時所憐

朱鶴齡曰蔡夢弼注引于兢大唐傳天寶三年因蕭

京兆吳奏於要路築甬道載沙實之屬於朝堂此詩
蕭京兆承上沙道言之其為吳發無疑

猛虎憑其威往往遭急縛雷吼徒咆哮枝撐已在脚忽
看皮寢處無復晴閃爍人有甚於斯足以勸元惡

古來權要讀此能不膽落

唐書吉溫傳李林甫久當國溫與羅希奭鍛獄相勉
以虐號羅鉗吉綱後貶端溪尉伏誅

前出塞九首

戚戚去故里悠悠赴交河公家有程期亡命嬰禍羅君
已富土境開邊一何多棄絕父母恩吞聲行負戈

浦起龍曰前出塞刺開邊也物衆地大有侈心馬公
所為諷也已富而又開邊乃九首寓諷本旨在首章
拈破結語黯然

出門日已遠不受徒旅欺骨肉恩豈斷男兒死無時走
馬脫轡頭手中挑青絲掟下萬仞岡俯身試塞旗

磨刀鳴咽水水赤刀傷手欲輕腸斷聲心緒亂已久丈

夫誓許國憤惋復何有功名圖騏驎戰骨當速朽

王嗣奭曰前四句化用隴頭歌極鑪錘之妙

送徒既有長遠戍亦有身生死向前去不勞吏怒嗔路
逢相識人附書與六親哀哉兩決絕不復同苦辛

吳昌祺曰甚於慟哭

迢迢萬餘里領我赴三軍軍中異苦樂主將寧盡聞隔
河見胡騎倏忽數百羣我始為奴僕幾時樹功勲

古之良將與士卒同甘苦無不恤其下者至其賞功則

雖微必錄其有異能者擢以不次士所以悅也此篇曲
寫人情故杜臆以論兵邁古風為此老自道

李因篤曰結語有深味想古之却聘者與此同悲

挽弓當挽強用箭當用長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殺
人亦有限列國自有疆苟能制侵陵豈在多殺傷

黃生曰明皇不恤其民而遠慕秦漢此詩託
諷良深

驅馬天雨雪軍行入高山逕危抱寒石指落曾冰間已

去漢月遠何時築城還浮雲暮南征可望不可攀

單于寇我壘百里風塵昏雄劒四五動彼軍為我奔
其名王歸繫頸授轅門潛身備行列一勝何足論

從軍十年餘能無分寸功衆人貴苟得欲語羞雷同
中原有鬪爭況在狄與戎丈夫四方志安可辭固窮

九首皆代從軍者之詞指事深切以沉鬱寫其哀怨有
親履行間所不能自道者可使天雨粟鬼夜哭矣讀東
山江漢諸詩風雅既變斯為極焉以視王粲從軍五首

真靡靡不足道後五篇視此稍縱而格力如一其所緣起者殊也

吳昌祺曰掃絕依傍獨有千古無意不深無筆不健于鱗謂杜五古不合漢魏烏知其盡脫窠臼而異軌齊驅耶

後出塞五首

男兒生世間及壯當封侯戰伐有功業焉能守舊丘召募赴薊門軍動不可留千金買馬鞭百金裝刀頭問里

送我行親戚擁道周班白居易上列酒酣進庶羞少年別
有贈含笑看吳鉤

朝進東門營暮上河陽橋落日照大旗馬鳴風蕭蕭平
沙列萬幕部伍各見招中天懸明月令嚴夜寂寥悲笳
數聲動壯士慘不驕借問大將誰恐是霍嫖姚

許顗曰詩有力量如弓之鬪力未挽時不知其難也
及其挽之力不極處分寸不可強若出塞云落日照
大旗馬鳴風蕭蕭悲笳數聲動壯士慘不驕又八哀

詩汝陽讓帝子諸句此等力量不容他人到

吳昌祺曰詩如寶刀出匣寒光逼人

古人重守邊今人重高勲豈知英雄主出師旦長雲六合已一家四夷且孤軍遂使貔虎士奮身勇所聞拔劍擊大荒日收胡馬羣誓開玄冥北持以奉吾君

獻凱日繼踵兩蕃靜無虞漁陽豪俠地擊鼓吹笙竽雲帆轉遼海粳稻來東吳越羅與楚練照耀輿臺軀主將位益崇氣驕凌上都邊人不敢議議者死路衢

張繼曰左傳兵猶火也不戢自焚前四章著明皇黷武不戢過寵邊將啟其驕恣輕上之心末則直著祿山之叛以見明皇自焚之禍也

我本良家子出師亦多門將驕益愁思身貴不足論躍馬二十年恐辜明主恩坐見幽州騎長驅河洛昏中夜間道歸故里但空村惡名幸脫免窮老無兒孫

劉克莊曰前後出塞筆力高古可與十九首並傳范杼曰前後出塞皆傑作有古樂府之聲而理勝

周珽曰諸作如將百萬軍寶之惜之又能風雨使之
真射潮之力沒羽之技

張綖曰前出塞言哥舒西征之役其詞悲後出塞言
祿山北征之師其詞樂悲則猶有苦兵畏亂之思樂
則至喜亂而佳兵矣祿山將叛濫賞士卒人趨於利
上破國而下覆宗不祥莫大焉

萬丈潭

青溪合冥冥神物有顯晦龍依積水蟠窟壓萬丈內跼

步凌垠堦側身下烟靄前臨洪濤寬却立蒼石大山危
一徑盡崖絕兩壁對削成根虛無倒影垂澹對黑如灣
潭底清見光炯碎孤雲倒來深飛鳥不在外高蘿成帷
幄寒木累旌旆遠川曲通流嵌竇潛洩瀨造幽無人境
發興自我輩告歸遺恨多將老斯遊最閉藏修鱗蟄出
入巨石礙何事暑天過快意風雨會
刻意模範視鮑謝山水諸詩鑱削過之

楊德周曰刻劃之中元氣渾淪窈冥之內光恠迸發

兩當縣吳十侍御江上宅

寒城朝烟澹山谷落葉赤陰風千里來吹汝江上宅鷗
鷄號枉渚日色傍阡陌借問持斧翁幾年長沙客哀哀
失木狄矯矯避弓翮亦知故鄉樂未敢思宿昔昔在鳳
翔都共通金閨籍天子猶蒙塵東郊暗長戟兵家忌間
諜此輩常接跡臺中領舉劾君必慎剖析不忍殺無辜
所以分白黑上官權許與失意見遷斥仲尼甘旅人向
子識損益朝廷非不知閉口休歎息余時忝諍臣丹陛

實咫尺相看受狼狽至死難塞責行邁心多違出門無
與適於公負明義惆悵頭更白

直起老到若從昔日叙起轉筆定拖沓矣不忍殺無辜
所以分白黑凜如秋霜皎然明白末乃引咎於己寄慨
獨深

申涵光曰摩結云知禰不能薦羞稱獻納臣兩公心
事如青天白日他人便多回護矣

發秦州

我衰更嬾拙生事不自謀無食問樂土無衣思南州漢
源十月交天氣涼如秋草木未黃落沉聞山水幽栗亭
名更佳下有良田疇充腸多薯蕷崖蜜亦易求密竹復
冬笋清池可方舟雖傷旅寓遠庶遂平生遊此邦俯要
衝實恐人事稠應接非本性登臨未銷憂谿谷無異石
塞田始微收豈復慰老夫惘然難久留日色隱孤戍烏
啼滿城頭中宵驅車去飲馬寒塘流磊落星月高蒼茫
雲霧浮大哉乾坤內吾道長悠悠

朱熹曰觀杜詩初年甚精細晚年曠逸不可當如自秦州入蜀諸詩分明如畫乃其少作也

王嗣奭曰此詩難於作結大哉乾坤內吾道長悠悠亦近亦遠收得恰好與飄蕩雲天濶同意

鐵堂峽

山風吹遊子縹緲乘險絕硤形藏堂隍壁色立積鐵徑
摩穹蒼蟠石與厚地裂修纖無垠竹嵌空太始雪威遲
哀壑底徒旅慘不悅水寒長冰橫我馬骨正折生涯抵

孤矢盜賊殊未滅飄蓬踰三年回首肝肺熱

鹽井

鹵中草木白青者官鹽烟官作既有程煮鹽烟在川汲井歲捐捐出車日連連自公斗三百轉致斛六千君子慎止足小人苦喧闐我何良嘆嗟物理固自然

鹽筴之利完之在官乃所以止民之爭俾得流通以足食而已其留之在民者未嘗不厚天寶以來鹽價猶賤自第五琦輩立法增直而十錢者為三百七十官取多

則民食貴而趨利者喧闐益甚止足之戒宜有慨乎言之

寒硤

行邁日悄悄山谷勢多端雲門轉絕岸積阻霾天寒寒硤不可度我實衣裳單況當仲冬交汧公增波瀾野人尋烟語行子傍水餐此生免荷父未敢辭路難

劉會孟曰怨傷忠厚得詩人之正

法鏡寺

身危適他州勉強終勞苦神傷山行深愁破崖寺古嬋
娟碧鮮淨蕭城寒籜聚回回山根水冉冉松上雨洩雲
蒙清晨初日翳復吐朱甍半光炯戶牖聚可數拄策忘
前期出蘿已亭午冥冥子規叫微徑不復取

張潛曰諸詩結皆寓意感慨此獨以實景收是用筆
能變處

青陽峽

塞外苦厭山南行道彌惡岡巒相經亘雲水氣參錯林

迴硤角來天窄壁面削磳西五里石奮怒向我落仰看
日車側俯恐坤軸弱魑魅嘯有風霜霰浩漠漠昨憶踰
隴坂高秋視吳岳東笑蓮華卑北知崆峒薄超然侔壯
觀已謂殷寥廓突兀猶趁人及茲歎冥寞

力鑿隘艱彼地山川非此不稱後人刻意摹之過於險
怪非杜之過也

龍門鎮

細泉兼輕冰沮洳棧道濕不辭辛苦行迫此短景急石

門雪雲隘古鎮峰巒集旌竿暮慘澹風水白刃澀胡馬
屯成臯防虞此何及嗟爾遠戍人山寒夜中泣

結處有識語亦淒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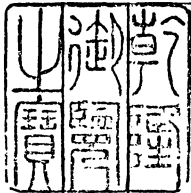
黃淳耀曰時東京為史思明所據故龍門鎮兵有石門
之守然此地與成臯遠不相及而防戍於此亦何為哉

石龕

熊羆咆我東虎豹號我西我後鬼長嘯我前猱又啼天
寒昏無日山遠道路迷驅車石龕下仲冬見虹蜺伐竹

者誰子悲歌上雲梯為官採美箭五歲供梁齊苦云直
斡盡無以充提携奈何漁陽騎颯颯驚蒸黎

申涵光曰起勢奇崛若安放在中間即常語耳



御選唐宋詩醇卷十